

长篇小说

廣闊天地

丁晓禾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廣闊天地

丁晓禾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阔天地 / 丁晓禾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53-2004-5

I. ①广…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932 号

出版统筹: 王寒柏

责任编辑: 金小凤

特约编辑: 张 欢

装帧设计: 韩湛宁

插图绘制: 于建辉 贾旭冯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404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

710×1000 1/16 17.25 印张 200 千字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35.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录



1 人民广场	001
2 潭头大队	005
3 梁上	017
4 大岩头	030
5 大明堂	047
6 流氓鞋	058
7 祠堂	071
8 稻桶	087
9 坟头堆	101
10 粪缸	108
11 蜈蚣岭	120
12 知青屋	130
13 厅上	141
14 小码头	150
15 枪毙鬼	159
16 门前洞	170
17 渠道	192
18 潭头泻	208
19 台风	219
20 本保殿	228
21 老知青的农家乐	244
附 “四世同堂”的“广阔天地”	263

1 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就是市中心的一个露天体育场，好像是古老城墙造化的一个天坑，开大会风景这边独好。革命时期大会很多，欢呼领袖最新指示的大会，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大会，批斗牛鬼蛇神的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的大会……数不胜数的大会中，我们最欢欣鼓舞的就是枪毙大会。人民广场就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万众瞩目的主席台上，站着一大排枪毙鬼，一个个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纸牌，名字打着大黑叉，脑袋被刽子手揪得七上八下，最后押上军用车，一人一辆，高高在上，好像首长的阅兵，接受大家的喝彩。我们记忆中最后的大会，就是1968年最后一天，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在我们出征之日，要向领袖表示忠心。我们忠心耿耿望去，一天坑的人头，一天坑的口号，一天坑的震耳欲聋——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向领袖指天为誓，誓死都要下乡。我们当然精通迅雷不及掩耳，12月21日晚上，领袖教导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2月31日早晨，我们就在人民广场集中了，该集中的不漏地集中在人民广场了。广场后方，阶梯看台的上方，就是著名的新华街，本城红卫兵小将革命到底的绝食，就发生在这条全中国都有的大街上，三天不吃不喝，就唱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泪水汪汪，感天动地。那天出发前那个小地保还在津津乐道——因果是要显灵地。从初中六六六七六八，到高中六六六七六八，老三届一刀切，几乎家家有人下乡，全城人民都出动了，送亲的送亲，送友的送友，送君送到马路上，开会开在笑脸上，我们就要告别人民广场了。街头通往广场那座高耸的塔碑，领袖的塑像和语录之下，平时济济一堂的甘蔗小摊，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个我们迷恋的甘蔗小摊，成为大家心里的广场宝地，不是高大塔碑的显赫，是那个卖甘蔗的老瘸。绰号一刀有，人称死老瘸，我们都吃过他的甘蔗，大家都是老瘸的甘蔗迷。塔碑下的甘蔗整整一排，一辆独轮车靠在边上，老瘸每天坐在车上观看街景，一天到晚笑嘻嘻请大家挑选甘蔗。谁挑好一根甘蔗，他就给你一把菜刀，谁就可以劈甘蔗了。他不是卖甘蔗，他请你劈甘蔗。把甘蔗竖立起来，用菜刀背去平衡，摇摇欲坠之际，突然反手一劈，从上劈到下，从甘蔗头劈到甘蔗底，劈多少算多少，被劈的那一段，就是你的囊中物了，老瘸就分文不收。如果你劈空了，甘蔗歪斜倒地，你就得掏钱，甘蔗物归原主，等待下一位顾客。也可以这样玩，各自挑一根甘蔗，讲好一个价钱，你先劈，他后劈，你劈到底，甘蔗归你，他劈到底，你就付钱，谁劈得长，谁长谁赢，两根甘蔗就是赢者的战利品。老瘸发明的甘蔗游戏，看去又简单又公平，让我们都跃跃欲试，所以老瘸的甘蔗摊上，总是围满一大群甘蔗迷。老瘸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有时居然要排队，全都是不上学的，停课

闹革命，混迹在这里，男生上阵，女生助威，摩拳擦掌试比高低。虽然结果往往是老瘸赢，但他那一刀有——一口气从上端劈到底部，须根四下乱溅，甘蔗一分为二，菜刀在水泥地上砸出的星星点点，真是让我们百看不厌。一根平常甘蔗，在老瘸的手中，众目睽睽之下，好像魔杖一样，仿佛永远不会倒。永远会有人不服输，老瘸一腿长一腿短，按理没什么优势，难道他超人的平衡力，就在他残疾的瘸腿上？老瘸独门秘籍的甘蔗功，真让我们着迷不已。老瘸的甘蔗小摊，说起来是大家的，谁输了自认倒霉，谁赢了共产主义，赌过来赌过去，总有一方输赢。只要在场，就有你份，赢也吃，输也吃，吃才是好玩，吃才是开心，每天有甘蔗吃，那是我们的向往。老瘸比我们大几岁，看去是个残废病人，做人好像江湖好汉。我们每天都要喊，死老瘸，死老瘸，死老瘸哈死老瘸，他这么多，我这么少，他太多，我太少——那些日子我们都这样欢呼，欢呼我们难忘的甘蔗日子，人民广场简直就是我们的天下。

在我们迅雷不及掩耳手忙脚乱准备下乡的前五天，年底就是严打就是枪毙的日子，死老瘸被五花大绑到离甘蔗小摊百米之遥的主席台上去了。老瘸枪毙名气很大，全城人民都知道，罪行说起来，大得不得了——在革命大街上聚众赌博，一大罪；光天化日拿菜刀诈钱，罪上罪；在领袖的光辉形象下公然亵渎，罪无赦。死老瘸终于被大家咒死了，一刀有变成了枪毙鬼。人民广场的甘蔗摊没有了，天下阴间的枪毙鬼诞生了，城里少了一道风景，我们多了一个传说。最让人耿耿于怀的是，按居委会给大家看的红头文件上的死杠杠，老瘸名副其实是一个知青，听他妹妹杜鹃花说，他下乡的铺盖都准备好了，再等个四五天，他和我们一样了。一个板上钉钉的知青，被提前斩首了，是不是杀鸡儆猴，是不是漏网之鱼，从此成为我们在人民广场的一个标志性念想。



2 潭头大队

那天在人民广场开完誓师大会，我们就一起上了军用卡车。我们和老瘸相熟，主要通过老瘸的妹妹杜鹃花，我们和杜鹃花相熟，主要通过老跛的姐姐野菊花，我们和野菊花相熟，主要是通过狐狸的姐姐丁香花。我们三个男的是同学，她们三女在同一个女中，大家开心得不得了，领袖一号召，地方一照办，军车一出动，我们一屁颠，就去广阔天地了。

只是那广阔天地，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上车准备出发了都没搞懂——为什么城里不是，为什么乡下就是。枪毙犯人才会出现的军车，送我们到同一个区的就有三十三辆，隆重是隆重，好看也好看，只是有点受宠若惊，四面挥手八面玲珑九九八十一还在想那个广阔天地。我们半车铺盖半车人，至少有一半穿着军装，看来还真有点像军事行动。仔细一看，那些穿军装的男生女生，鼓鼓囊囊里面显然是棉袄，有几个甚至还带着红卫兵的红袖章，完全一派新任知青的时髦分子。

那个叫吴用的家伙，在学校就听说是红三司的司令，我们成分不好的不要说不能参加红卫兵连红司令都见不到。这家伙就是那次绝食的领导者，还指挥过几场出名的武斗，今天有幸相逢，果然司令派头，穿的军装都很正规，你不羡慕都不行，知青里藏龙卧虎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今天终于一律平等站在军车上，革命学生都叫知识青年。车队向城外蜿蜒驰去，视野浩荡，田野浩荡，我们无比浩荡，浩浩荡荡唱起歌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大家好像去革命的解放区，不是去乡下的一个什么区。

我们从县城坐军车到雅畛区政府——到区上再按公社分。我们由公社领导带队走到公社——到公社再按大队分。我们由大队领导带队走到大队——到大队就算安家落户了。从城里到乡下，从学生到知青，一天就到位，实际上又简单又方便。其间，当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飘飘，人山人海——我们在人民广场吃的早点大馒头，我们在区委礼堂吃的中餐大锅饭，我们在公社大院吃的下午大锅茶——我们在人民广场听县委书记讲话，我们在区委礼堂听区委书记讲话，我们在公社大院听公社书记讲话——县委书记讲话充满抑扬顿挫，区委书记讲话充满抑扬顿挫，公社书记讲话充满抑扬顿挫——我们在一路的抑扬顿挫之中，看见了远在天边的山，看见了近在眼前的水，看见了四面八方的田畛，看见了潭头大队大岩头上那棵孤独的松树。

区上到公社五里路，中间要横渡一条江。这条江名气很大，当年李清照同志离乡背井到这里，自作多情，有诗为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诗人自作主张把我们这里一条很平常的小木船说成什么舴艋舟。自以为富有诗意，实际上欺世盗名，搞得我们不得不

想起她，一公社二百多知青要过江，载不动许多人。一舟来，一舟去，慢慢吞吞，很费时间，幸亏我们根本没有一点愁。公社文书大肚黄跑来跑去，肚皮都颠破了，喉咙都喊哑了，汗都指挥出来了。我们东一堆西一堆，散坐在沙滩上，等候蚱蜢舟。吴用好像在宣传李清照，那个小地保又开始津津乐道，蚱蜢不就是蝗虫吗，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坐蚱蜢舟的蝗虫大军啊。大家嘻嘻哈哈，我们看来望去，双溪就在眼前，江水就是江水，在冬日的阳光下平淡无奇，风光很一般，没有一点李清照国难当头的诗情画意。老鲍同学的胡须比我们多，比我们成熟，就容易好色，趁机眼光乌溜溜，不停扫向女生堆，一惊一乍，好像有什么重大发现。我们顺着老鲍指点，女生还真不少，有几个很不错的样子，不晓得是不是和我们一个村。只是一律短发羊角辫，有几个还戴着军帽，有几个也不顾天气，把军装袖子挽得很高，不爱红装爱武装，看去就没有一个像李清照。

从公社到潭头大队，据说不到三四里路。我们二十几个知青，一路东张西望前俯后仰。从公社带领我们到大队的那位潭头干部，光头一个，浓眉大眼，看上去有点凶。路上我们小心翼翼叫他书记，他笑眯眯一一纠正我们说，他不是书记，他叫癞头富，书记叫癞头贵，他是潭头大队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和从前的村长差不多，书记和贫下中农一起，都在村里等你们呢，准备热烈欢迎大家呢。我们一路走，一路看癞头富，看去也不完全是光头，有几根稀疏的头发，在天灵盖上一飘一飘。我们跟着癞头富一路前行，癞头富也不时回眸一笑，看看队伍的阵容，有没有拖拖拉拉掉队的。大家都觉得这个癞头富很厉害，身材高大，走路威风而且生风，一直走在前面，把我们搞得气喘吁吁。癞头富的浑身上下，已经有好几个女生的铺盖了，背后看去，

整个人晃来晃去，东倒西歪。其实我们的行李都不多，除了双肩背着铺盖，有的一只旧皮箱，有的一只旅行袋，有的一只大网兜，日常用品一目了然。其实，从城里到潭头，不走县城去雅畈的公路，走小路直线距离也就十里路。开大会，军车送，从县上到村里，一级一级走，过程很重要，声势很关键。我们好像不谋而合，今天算是报个到，蚂蚁可以搬家，根本没有什么扎根准备，装备上乃至情绪上更像一个旅游团——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自己的户口和档案，已经不动声色从城里到了乡下，那些东西的迁移好像比人的迁动更重要，听说那些天公社大肚黄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仔细翻看女生档案，不晓得在挑选什么优秀人才。

潭头大队说到就到了。

村外“大岩头”一棵松树，村口“门前洞”一棵樟树，村里就没法细看了，老房子挤挤挨挨，石子路绕来绕去。没有想象中的欢迎场面，女人和小孩，远远看着我们。鸡不飞，狗不跳，一只猪在不远处散步，村里很安静。

欢迎会兼村史教育会，在潭头的厅上举行。

这个程序，县委区委公社三级书记，都抑扬顿挫过一遍，所以，我们已经了然于胸，气喘吁吁之后，稀里哗啦之后，就态度端正，就充满希望，准备洗耳恭听最后一位书记的抑扬顿挫。

所谓厅上，就是从前大户人家的老宅大堂，现在村小几个年级一起学习的大教室，也算村里开会议事的场所，可谓潭头大队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两边的几间厢房当晚就成了女生宿舍，两人一间，让我们男生很眼红。我们男男女女知青，坐在厅上前边，后边黑压压一片，

站也有，坐也有，走来走去也有，抽烟的占多数，一片劣质烟雾笼罩之下，应该都是贫下中农了。

不过看去都是男的，好像没什么女的，小孩子倒不少，穿来穿去捉迷藏。后来我们知道，大队开任何会，或者去任何地方开会，为吸引大家，不准不参加，都要补贴工分，叫误工——任何生产劳动之外的、不直接产生劳动价值的，都叫误工。城里都有开会的好处，乡下也有开会的妙处，今天就是误工，知青来了嘛，就要误工的，机会很难得，算一个不干活拿工分的好日子。所以就按劳分配，一家只能来一个，一般就主要劳力来，男劳力工分高，女的来就不合算，工分就是农民天天算计的命根子。这时癞头富端坐在黑板前的讲台上，笑容已然不见，就有了开会的气氛。

癞头富说：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我先讲两句，我先讲两句。我讲完，再由支部癞头贵总结。

我们发现厅上光线有点暗，癞头富旁边的那位应该就是癞头贵，他好像戴着一顶呢帽，面目不是很清楚，胸口戴着抗美援朝纪念章，倒是异常清晰，领袖头像五角星，看来光芒四射。

癞头富说：大家来了，好的。大家来干革命了，好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们潭头大队，就是那个针眼。你们下放来革命，领袖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讲得真是好，革命就是你们自己吃饭，就是你们吃贫下中农的饭，就是贫下中农本来就吃不饱的饭，还要抠死抠活抠下来，抠出来给你们吃的饭，所以大家要好好吃饭啊！

一连串的吃饭，果然抑扬顿挫。不过听去和上级领导的抑扬顿挫，内容很不一样。后面响起一片笑声，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笑声中有人喊道：对喏对喏，天下三样恶，瘸脚白痢癞头壳。

都是潭头土话，我们也笑了，笑声里又有人喊：对啱对啱，兰溪癞头满船载，潭头癞头当宝贝。一个富，一个贵。富就是癞头富，贵就是癞头贵。

完全就是顺口溜，村民好像比干部更抑扬顿挫，这样生动活泼的欢迎会，让我们眼界大开。大家说起村里癞头，兴趣很大，情绪高涨，好像很值得作为教育内容，说给我们听。不过，关于村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癞头，说法却前言不搭后语，各有各的道理。

有人指天说，土改那年闹蝗灾，田里庄稼统统吃光，漫天的蝗虫密密匝匝，几天几夜飞过潭头之后，很多人的头皮就开始发痒，奇痒无比，男也烂，女也烂，男男女女一起烂，床上都烂得一塌糊涂。头只要一烂，患者就很怪，似哭似笑，乱蹦乱跳，满头乱抓，满床打滚。浓水在头上积成黄壳，头发就一撮一撮掉光了，最后成为一个个耀眼的亮疤。

有人骂娘说，娘日的日本佬，飞机在潭头绕来绕去，炸倒没有炸，放出很多癞头细菌，癞头就风吹过一样，满地开花了。癞头开花，癞头开花，就是小日本来了以后叫出来的。

有人盘古说今，把癞头的历史一下子提前了几百年，说潭头朱姓是大姓，都是朱元璋后代，天朝一灭，大祸临头，逃亡到潭头，从此开始吃苦头。朱元璋就是天下有名的大癞头，大癞头生小癞头，大家都是癞头种。

有人一口咬定，说听老一辈讲，村上本来就叫癞头村，后来村上朱伯仲的爷爷中了清朝秀才，回来觉得秀才怎么可以出在癞头村呢，癞头村出秀才太不像话，这才改名潭头村。

有人就笑起来，朱伯仲快九十了，雅畈区上有名的老中医，他爷

爷做秀才时候，你们都在别人裤裆里，弄都还没弄呢，忒都不晓得在哪里呢，大头天话，你们晓得屁！

癞头富好像在笑，癞头贵也好像在笑。我们都觉得潭头的村史很好听，大部分都在笑，有几个居然掏出笔记本，一脸严肃样子，表现非常虚心，很像标准的知识青年。记录的同学，一个男生，两个女生，男的就是吴用，女的后来知道，一个叫膨胀花，一个叫向阳花。癞头富看见下面有知青在做笔记，他自己也有一本只记数字没有文字也写不出几个字当干部之后觉得一定要用的笔记本，可能觉得会议主题有点豁边了，就捋了捋头上剩的几根毛发，目光如炬，大喝一声：

大家严肃点，这是对知识青年的再教育，他们来吃饭了，大家怎么办？

癞头富的目光如炬，好像很管用，场面忽然安静下来。吃饭的问题，有时很实在，有时很抽象，吃饭是个大问题，一时说不清楚的。大家也不笑了，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看支部，支部就是支书，大家把支书叫成支部。这时我们开始适应屋里的光线了，大家发现，癞头贵不戴呢帽，头毛还不错，看去好像戴着个呢帽，里面藏着个光头。癞头贵一甩头，头发绕了一下，就开始说话：

大家不要乱说癞头，癞头都是没饭吃的后遗症，营养不良嘛，缺少一种癞头素。加上大家又不讲卫生，一户人家，一个脸盆，一块毛巾，也不用肥皂，都是自己传染的，男的传女的，老的传小的，癞头一点不稀奇！继续开会，下面不准讲癞头，讲讲忆苦思甜，忆苦思甜就是解决吃饭的大问题。

于是话题顺着支部，大家叽里呱啦，数说潭头的今昔。潭头大队，三个生产队，三百多户人家，三千多人口，土改评成分，地主就那

么几个，富农好像也不多。水洪那个老实人最倒霉，做死做活，省死省活，刚刚买了两亩好地，刚好够到富农标准，哭都没眼泪。得金那个赌博鬼运气最好，本来家里很体面，就应该是地主的，评成分那年田地刚好输光，名正言顺当贫农，笑都要笑死了。这些年村里都倒灶，分红年年都倒霉，十个工分不到三角钱，三个生产队半斤八两，吃不饱，饿不死。有村人还在津津乐道，当年给地主富农做长工时的日子，说每天都有酒肉饭，农忙时还有点心饭，干活时间也没有现在这么长，根本用不着每天都拼命一样，起早落夜，两头摸黑，到头来大家都吃苦。说得潭头大队不像我们被教育过的中国，再教育从下乡第一天起就让我们半信半疑，恍然想起领袖还有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那天癞头富在最后时刻表现了真正的抑扬顿挫，让我们意想不到，癞头富眼看贫下中农口无遮拦，说话漫无边际，话题又收不住了，就笑起来说：

简单一点，三句两话。潭头人口，就两种人，男人癞头女人花。癞头大家都看见了，女人花呢，今天基本没到，潭头老歌《花嫁娘》里都有，大家都喜欢唱的，我随便唱几句，唱给你们知青听听，好不好？

村人开始起哄，好啊，好啊，欢迎就要唱起来，客人来了就要唱，唱起来才有欢迎的样子。不要谦虚啦，快点唱，快点唱啊！

我们互相看来看去，知青就是客人，这话我们爱听，不过，客人自己都不认识，所以老鲍主要在看女生，女生好像主要在看男生。

癞头富说：唱得不好，大家不要笑啊！

大家又说：唱吧，唱吧，烦死了，烦死了！

癞头富咳嗽两声，算是清了一下嗓子，目光如炬，就唱起来：

花嫁娘哟——

什么花的姐姐，什么花的郎，
什么花的布帐，什么花的床，
什么花的枕头，什么花的被，
什么花的褥子，什么花的褥子铺起床？

月月红的姐姐，粉头红的郎，
芙蓉花的布帐，玫瑰花的床，
绣球花的枕头，茉莉花的被，
牡丹花的褥子，牡丹花的褥子铺起象牙床。

花嫁娘哟——

什么花的墙壁，什么花的窗，
什么花的轿子，什么花的房，
什么花的凤冠，什么花的鞋，
什么花的丝线，什么花的丝线绣鸳鸯？

水仙花的墙壁，腊梅花的窗，
山茶花的轿子，喇叭花的房，
碧桃花的凤冠，油菜花的鞋，
迎春花的丝线，迎春花的丝线绣鸳鸯。

癞头富咿咿呀呀不男不女唱完《花嫁娘》，厅上笑声掀瓦，余音还在梁上缭绕，一只老鼠听不过去了，穿梁跑走了。

癞头贵就此一锤定音：好了，好了，癞头富刚才唱得好，女知青好比花嫁娘。我就简单说两句，知青的住宿安排。支部已经决定了，